

第三十一辑

老照片

最后的贵族（上）

——康同壁母女之印象 章诒和

最后一支离开大陆的国民党部队 徐宗懋

我与洛克老照片 樊建川

一场演出与一段姻缘 杨苾

一幅照片和一个时代的故事 毕洪

用镜头纪录历史 李晓斌 丁东

山东画报出版社



向长春苏联空军烈士纪念碑献花的日本女学生（摄于1945年11月7日）

秦雨 供稿



兄妹合影（摄于20世纪30年代）

韩英 供稿

目 录

章诒和 最后的贵族(上)..... 1

——康同壁母女之印象

而今,随意翻开一张报纸,“贵族”两字随处可见。其实,“贵族”既不是用来炫耀、以兑换各种利益或实惠的名片,也非香车宝马、绫罗绸缎、灯红酒绿的奢华生活……

徐宗懋 最后一支离开大陆的国民党部队.....40

随着蒋家王朝的土崩瓦解,许多人的命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文讲述了一支残余的国民党部队改朝换代之际的曲折经历……

樊建川 我与洛克老照片.....64

许在镛 迟到的响应.....69

杨 苡 一场演出与一段姻缘.....74

人生的轨迹,往往在偶然的遇合间刻就并延伸开来……

庞德治 抗战前的山东省立一中.....77

毕 洪 一幅照片和一个时代的故事.....83

78年前,上海美专第十七届西画系的师生和那个没有留下姓名的女模特,用他们坦然的微笑,共同完成了一次历史的跨越和文化的超越……

李晓斌 丁东 用镜头纪录历史.....105

一位摄影家,不依不挠,以民间的视角记录社会人生,为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档案。

老照片

重温这些照片,我们不难触到隐藏在取景器后面的那双富于洞察的目光……

张企明	昆明北门街91号·····	127
郭冠春	我家的老屋·····	131
刘履康	取名·····	133
文雅贤	母子情·····	136
徐保恒	我的第一张照片·····	140
程迺欣	孟玲和她的父亲·····	144
王芝琛	史良两次来我家·····	152
傅国涌	史家传统今何在·····	153
冯克力	一同走过·····	158

《老照片》丛书

主 编
刘瑞琳
执行主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张 杰
特邀编辑
丁 东
邵 建
美术编辑
蔡立国
技术编辑
张 涛

封二 向长春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献花的日本女学生(秦雨) 封三 兄妹合影(韩英) 中插 追忆老广东(秦凤) 在合龙前的武汉长江大桥留影(曹立先 143)

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须经本社同意。

名人一瞬

最后的贵族(上)

——康同璧母女之印象

章诒和

康同璧，女，字文佩，号华鬘，广东南海人，1883年2月生。康有为次女。早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哈佛大学及加林甫大学，毕业后回国。历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山东道德会长、中国妇女会会长。曾在傅作义召开的华北七省参议会上被推为代表，与人民解放军商谈和平解放北平事宜。

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是北京市人民代表，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9年8月17日病故，终年86岁。

——摘自《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

我在校读书的时候，有位同窗是城市平民出身，那个年代由于阶级成分好，很受组织信任。我毕业发配到边陲，她被留校当了研究人员，“文革”时期，自然又是造反派成员。“改革开放”以后，她突然宣布自己本乃末代皇帝一个妃子的近亲。“哇！灰姑娘一夜成公主。”——自信息发布，与之共事数十载的同事，无不愕然。适值单位最后实施福利分房，她给统战部打了报告，言明皇亲国戚的贵族身份，以求统战。报告转给了文化部（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直属该部）。结果，满足了“被统战”的期待，实现了分房的要求。

而今随意翻开一张报纸，贵族两字随处可见：什么世袭贵族、



1960年代初的康同壁



康有为与康同璧（左）、康同薇等的合影。

东方贵族、白领贵族、单身贵族、金卡贵族、精神贵族；与之相搭配的图片，不外乎豪宅别墅，靓车华服，美酒佳肴。把这些东西摆起来，简直就是一本时尚大观，看了足以让人头晕目眩，进而想入非非。可以说，贵族生活、贵族气派、贵族气质，已是当今众多男的理想，无数少女的美梦。

总之，解放后曾与“地富反坏右”一样被视为弃履的“贵族”二字，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陡然时兴起来，登时身价百倍。而我真正懂得什么是“贵族”，是在认识了康同璧母女以后。其实，它根本不是什么用来炫耀、用以兑换到各种利益或实惠的名片，也非香车宝马、绫罗绸缎、灯红酒绿的奢华生活。

我们一家人认识康同璧，是反右以后的事。



康有为六十六大寿，与家人合影。

1958年初，反右运动结束了。戴上头号右派帽子的父亲（章伯钧）经过无数次亲人检举、朋友倒戈、同僚揭发的教训以后，在待人接物方面很开窍了，也很收敛了。比如，在公开场合，他一般不主动招呼人，哪怕这个人是从前的下属。又如，在非公开场合，一般不邀请他人聚会，哪怕这个“他人”是昔日之好友。

既然人家都不跟你玩了，那只好自己跟自己玩吧。于是，不久便形成了一个右派小群体，或叫小圈子。由于父亲是右派之首，也由于我们全家好客，加之，上边给父亲保留了大四合院、小轿车及厨师等等，所以，一群“乌合之众”的聚集地，大都选在东

吉祥胡同10号。这是我家的地址，现在它已一分为二，正院住的是中共高官，先搬进去住的是万里，后为段君毅。跨院分给了艺坛领导高占祥。

右派圈子的人，聚拢一起也很热闹。清茶一杯，有说有笑。聊国际政治的是罗隆基；谈佛学和古诗词的是陈铭枢；既说社会新闻、又讲烹调艺术的是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在有来有往中，相互关心，彼此尊重。一人病了，其他几个会自动传递消息，或电话问候，或登门探视。在无所事事的日子，这种交往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在孤立压抑的环境中，这个聚会是他们的庆典和节日。一般人是害怕这个右派圈子的，而惟一没有右派帽子的加入者，便是康同璧及其女儿罗仪凤。

记得是1959年春季，父母同去全国政协的小吃部喝午茶。傍晚归来，父亲是一脸的喜色。

我问母亲：“爸爸为啥这么高兴？”

母亲说：“自我们戴上帽子，今天头一回遇到有人主动过来做自我介绍，并说希望能认识你爸爸。”

“难道这人不知道老爸是右派吗？”

“当然知道。但她说以能结识章先生为荣。”

“他是谁？”

“她就是康有为的二女儿，叫康同璧。”

“她有多大？”我问。

“大概快80岁了。”母亲遂又补充道：“康老和她的女儿说，后天请我们去她家做客呢！”

父亲好久没当过客人了——想到这里，我替父亲高兴。

第三天，父母去了。康氏母女的盛情款待，令父母感动不已。

母亲说：“一切都出乎想象。康老住在东四十条何家口的一所大宅院。我们原先以为不过是小坐，喝茶罢了。到了那里，才知道是要吃晚饭的。而且请我们吃的菜肴，是她女儿罗仪凤亲自下

厨操持的。尽管属于粤菜，那味道与街面的菜馆就是不一样。单是那又糯又香的广东萝卜糕，你爸爸就夹了好几块。”

父亲欣赏康同璧的个人修养和艺术才华。说：“果然名不虚传哇！难怪康有为那么疼爱这个女儿。她英文好，诗词好，绘画好。今天老人家拿出的几幅自己画的山水画，可谓苍古清隽，情趣天然。依我看，她的画和那些专业画家不相上下。”

其实，我心里清楚：让父母最为赞叹的，是康同璧母女对自己的态度。

过了一个礼拜，父亲提出来要在家中回请康氏母女。

未及母亲表态，我高举双手，叫道：“我同意！我赞成！”

父亲也举手，并向母亲叫道：“二比一，通过。”

三人复大笑。

母亲用手指着我的嘴巴，说：“是不是嘴馋了？”

“不”，我辩解道：“我想见见她们。”

经过紧张的准备，一切就绪。父母视康老为贵客，又是首次登门的缘故，所以决定不让小孩上席。我听了，不怎么愠气，反正能躲在玻璃隔扇后面偷看，偷听。

杂花生树，飞鸟穿林，正是气候宜人的暮春时节。下午三点，父亲让司机开着老别克小轿车接客人。

康同璧母女一走进我家阔大的庭院，便驻足欣赏我家的楹联、花坛、鱼缸及树木。老人看见正房前廊一字排开的八盆腊梅，不禁发出了惊叹：“这梅太好了，枝干苍劲，纵横有致，可以入画了。”

父亲说：“康老，你知道这八盆腊梅为什么这样好吗？”

“当然是你养得好哇。”

“不，因为送花的人是梅兰芳。”

康同璧听罢，一直站在那里不肯走。我则一直站在玻璃窗的后面打量她。应该说，脸是老人全身最美的部分。那平直的额头，端正的鼻子，洁白的牙齿，细弯的细眉，明亮的眼睛，可使人忘



康有为七十大寿时的全家福

却岁月时光。她身着青色暗花软缎通袖旗袍，那袍边、领口、袖口都压镶着三分宽的滚花锦边。旗袍之上，另套青绉背心。脚上，是双黑缎面的绣花鞋。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使老人呈现出慈祥之美。系在脖子上的淡紫褐色丝巾和胸前的肉色珊瑚别针，在阳光折射下似一道流波，平添出几许生动之气。染得墨玉般的头发盘在后颈，绕成一个松松的圆髻。而这稀疏的头发和旧式发型，则描述出往日沧桑。

跟在康同璧身后的，是女儿罗仪凤。从外表判断，她约有四十来岁，全身蓝色：蓝旗袍、蓝手袋、蓝纱巾，以及一副大大的

灰蓝色太阳镜。港式剪裁的旗袍紧裹着少女般的身材，并使所有的线条均无可指摘。虽然一袭素色，但一切都是上等气派的典雅气质。走进客厅，罗仪凤摘下眼镜后，我才得以看清她的容貌。老实讲，娇小玲珑的她即使年轻时，也算不得漂亮。脸上敷着的一层薄粉，似乎遮盖不住那贫血的苍白。嘴巴宽大，嘴唇亦无血色。她的眼珠特别地黑，往里深陷，在一道青色眼圈的映衬下，非常幽深。这高贵神态的后面，似乎还隐含着女性的一种伤感气质。

大圆茶几上，摆满了母亲从北京最好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各种西点和水果。父母与客人聊天。刚开始，还听得见康氏母女说话。半小时后，客厅里就只有父亲的声音了。我躲在连通客厅的玻璃隔扇后面，目不转睛地瞧着。忽然，我发现罗仪凤把鞋穿错了：怎么一只脚穿的是蓝色的皮鞋，而另一只是白色的呢？于是，父亲说的话，我全都听不见了，只是专注于那双脚，琢磨着那双鞋。而在下定罗仪凤是于匆忙中穿错一只鞋的结论之后，我无论如何也憋不住了，有如父亲发现社会有问题，就非得站出来提意见一样。

我大喊：“妈妈！”

母亲闻声而至，问：“你躲在这里做什么？”

面带焦忧之色的我说：“请你告诉罗仪凤阿姨，她把鞋穿错了。”

母亲不回答我，边笑边往客厅走去，来到罗仪凤面前俯耳几句。罗仪凤遂朝着玻璃隔扇，笑道：“请章小姐出来看看我的鞋，可以吗？”

我有些难为情地跨出玻璃隔扇，走到客厅，来到她的面前定睛一看：天哪！原来她的鞋是左右两色，从中缝分开，一半蓝、一半白。

罗仪凤微笑着，解释道：“不怪小姑娘，这是意大利的新样式，国内还很少见。”

父亲也笑了。我知道：在他的笑容里，有替我难为情的成分。

康同璧则拉着我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愚。”

“哪个愚字？”老人又问。

“愚，笨的意思。”

“哦，大智若愚嘛！”

再问：“那大名呢？”

“章诒和。”

“诒乐和平。你爸爸给你起的名字太好了！先父的名字里，也有这个‘诒’字。”康同璧弄清了“诒”字后，立即这样夸道，并一定让我坐在她的身边。

我就是在这种尴尬处境中，结识了康有为的后代。父亲让我尊康同璧为康老，称罗仪凤为罗姨。后来，康同璧送来她的两幅画作。大幅的山水，送给父亲。小幅的，送母亲。作品的气势、用笔及题款，令人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它出自一个70岁女性老人的笔下。从此章、康两家经常往来，而康同璧就成为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结识的新朋友。

康有为的后代，人数不少，其中的绝大部分在海外。康同璧就读于哈佛，丈夫姓罗名昌字文仲，广东人，是梁启超的名弟子，先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留学英国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历任驻新加坡、伦敦、加拿大总领事，国务院参议，以及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专攻国际公法，世界史及拉丁、希腊古文学。康同璧有一个儿子叫罗荣邦，自留学美国后，一直在大洋彼岸工作、生活。老人自己则带着女儿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

父亲曾经问：“康老，你为什么要留在大陆？”

她答：“我要在这里做些事，给先父修订年谱，整理遗书、遗稿。”



章伯钧

1956年的章伯钧

“除了政协委员的荣誉之外，政府对你还有什么安排？”

“中央文史馆馆员。”康同壁停顿片刻，又说：“建国之初，我们的领袖还是有爱才之心，也有容人之量。毛主席和我第一次见面，便翘起大拇指说‘我是支那第一人。’——我听了，非常吃惊。没有想到他看见我，就马上背诵出我19岁独自登上印度大吉岭时

写的诗。这样的态度与气派，当然能够吸引许多人从海外归来。”

康同璧登大吉岭的事，很像一部老旧的风光片：1901年，正值妙龄的康同璧从一张日文报纸上，看到父亲逗留印度的消息。戊戌变法失败后，西太后曾下令不许康有为家属出城，但她寻父决心已定。在长辈朋友的帮助支持下，于1902年春，女扮男装的她一个人偷偷溜出京城，沿丝绸古道，踏上寻父之路。从居庸关开始，穿大同，经潼关，过兰州，沿河西走廊入新疆；继而，出喀什噶尔，翻越葱岭帕米尔，再折转南下，直至印度。当时英国与印度的报纸，都报道了她这次长途跋涉的惊人之举。梁启超对康同璧孑身独行的胆魄，曾赞叹道：“以19岁之妙龄弱质，凌数千里之莽涛瘴雾，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

一次大战后，随父周游世界的她，曾代表北洋政府响应荷兰女王，呼吁和平。康同璧又是万国妇女会副会长，中国最早的妇女报纸，是她创办的。不缠足会，她也是创办者之一。毛泽东在《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一文中，还提到她。和平解放北平前夕，傅作义找北平名流征求意见，继徐悲鸿讲话之后，康同璧有个发言。她说：“北平有人类最珍贵的古迹，是无价之宝，决不能毁于兵燹。”当时，她是北平古物保管机关之代表。在围城的困境中，心慈且勇敢的她还到穷人多、死人也多的城根儿，施粥埋尸。

康同璧自豪地说：“毛主席是知道我的，也知道我做的事。”

——老人所言，亦非虚词。一次在人大大会堂小礼堂举办文艺晚会，我与父亲同去，坐在靠后的位置。为了能看清演出，康同璧坐在了第一排。开演前三分钟，毛泽东进了会场。当他看见了这位“支那第一人”的时候，便主动走过去，俯身与之握手。当时康同璧带着花镜，正专注于节目单。她认清来者，即匆忙起身。微笑的毛泽东，即用手按住了老人的肩膀。许多人见到了这个场面。

我身边的一个官员模样的中年人，对他身边的夫人说：“这老太太不知是哪个将军的母亲或者是烈士的妈妈，面子可真大，咱们的毛主席都要过去跟她打招呼。”

我忍不住，插了句嘴：“她不是谁的妈妈，她是康有为的女儿。”

“谁是康有为？”那中年人的夫人追问。

我大笑不止，父亲狠狠瞪我一眼。

一天下午，父母乘车外出，归来时路过东四十条，看天色尚早，决定顺便去看望康同璧母女。跨进大门，就看见康同璧和一些容貌苍老的人悠闲地坐在院子里。一张大圆桌，上面摆着茶具、杂食及瓜果。正是残夏、初秋的转折时节，整座庭院散发出馥郁的草木气息，几棵枝干舒展的老树，绽放出洁白的花朵。这里既令人心旷神怡，又呈现出一种令人惆怅的魅力。作为不速之客的父亲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的生人，脸上的表情一时也好像找不到适当的归宿。康老很高兴，一再请父母坐下，共赏院中秋色。在所有的客人里，父亲只认得载涛。

康同璧用手指那开着白色花朵的树木，对父亲说：“这是御赐太平花，是当年皇上（光绪）赏赐给先父的。所以，每年的花开时节，我都要叫仪凤准备茶点，在这里赏花。来聚会的，自然也都是老人啦！”接着，罗仪凤把张之洞、张勋、林则徐的后人，以及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代，逐一介绍给我的父母。

园中一片旧日风景。显然，这是一个有着固定成员与特殊含义的聚会。在康同璧安排的宽裕悠然的环境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对历史的重温与怀念。主客谈话的内容是诗，连其中一个相貌清秀的中年女性，也是满口辞章。而这恰恰是父亲最不精通的话题，父母很快告辞。

回到家里，父亲把这件事讲述给我听。在他的讲述里，流溢出一种叹服。在父亲的感受里，康家的举动不仅是出于礼貌，而